

天灾无常：科幻视野下人类求生简史



索何夫

8月8日21时19分,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除了祈福,人们再次感叹天灾无常。面对天灾,人类能做什么?科幻作家王晋康的短篇小说《临界》中,塑造了一位毕生为预报地震奋斗的伟大科学家文少博,展示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对抗自然灾害的努力与艰辛。

地震、热浪、寒潮、洪水、旱灾、暴风雨……有什么比自然界最原始而混沌的力量更令人恐惧、也更令人敬畏的呢?对于科幻作品而言,自然灾害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毕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劲敌,自然灾害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每一个在地球上挣扎求生的人。

躲避:当自然灾害不可抵抗

从古至今,“末日审判”式的自然灾害一直是幻想文学中的常客。从《圣经》的大洪水到《2012》中天崩地裂式的大毁灭,这些灾难通常有几个相同点:首先,它们的发生与降临通常与人类行为不存在直接关系,是纯粹的自然灾难;其次,这些灾难往往规模宏大,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防治能力——换言之,它们是真正意义上不可抗力的灾难。

我们的先祖千百万年艰难求生所留下的记忆在人类意识中的投射:漫长岁月中,“三十六计走为上”从来都是人类求生的法宝,而不可否认的是,逃跑的确是门槛最低、也最实用的一种灾难求生方式。

当然,逃跑也面临着技术门槛——尤其是当行星级的巨大灾难到来时,“躲”成了不得已之下逃避不可抗力灾难的最后手段。在大卫·赫尔的《天幕坠落》中,人们因为臭氧层的瓦解而不得不躲进掩体,《十二猴子》里的人类则被失控的病毒赶进了同样的地方;叫好却不够叫座的大片《未来水世界》里,人们躲进水上浮城苟延残喘;《后天》里那些来不及越过格兰德河南下的北美居民更是各显神通,在每一个能保留热量的狭小空间里尽情展示了自己从老祖宗那传下来的避难能力……

反抗:当工业浪潮带来技术自信

到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大幕徐徐拉开,人们开始越来越敢于对抗,而非消极地逃避灾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狂飙突进,“改

造自然”“战胜自然”成为主流思潮。这种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始于凡尔纳时代的西欧,却在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达到了极致

——作品中动辄出现的人造太阳、超级大坝,以及诸如此类“敢教日月换新天”式的宏大设想。

在20世纪,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出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尤其是当聚变核武器与火箭技术发展成型后,就算是大名鼎鼎的“陨石通”也没法成为强制让人类文明退场的理由了;在《天地大冲撞》中,虽说行动小队安装的那枚核弹头没有把活完全干清,但起码让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躲过了危机。

类似的“技术自信”在典型的20世纪风格

幻想作品中还有很多。在《地心危机》里,主角团队在几个月内临时拼凑出一艘“潜地艇”直取地核、引爆一串核弹让地核“发电机”重新运转了起来。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明之一,核弹住在这种“20世纪范儿”的作品里扮演救场角色;陨石来了?一颗核弹。地磁场罢工?一颗核弹。甚至异形入侵、T病毒泄露这些“非常态”危机,往往也用它救场。在核聚变的烈焰中,对技术能力的盲目自信与“战胜自然”的直线思维模式达到了完美的契合与统一。

反思:当天灾本质变成人祸

不过,正如人类历史上的种种“自信”一样,20世纪盲目到有些天真的技术自信最终也没能持续太久——以冷战时代的一系列严重工业事故、滥用化学制品导致的环境灾害为契机,对技术乐观主义的反思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成为主流。

作为这一思潮的构成部分之一,自然灾害在幻想作品中出现了大幅度“回溯”:只不过,这一阶段的自然灾害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纯粹来自“自在自然”的产物了。相反,它们更多地展现为人类对自然进行粗暴干预和改造的结果:在保罗·巴奇加卢皮等一干作家创作的《发条女孩》《黄卡人》《拆船工》等环境灾害小说中,折磨着人类的干旱、酷暑、饥荒、飓风,无不是对自然盲目掠夺所招来的报应,《未来水世界》里的人类则是被自己排放出的温室气体逼进了大海的怀抱,而在一度大热的电影《雪国列车》的背景里,将地球变成冰天雪地的索性就是因为惧怕“全球变暖”而乱洒制冷剂的人类自己。

在这些作品中,灾难的破坏力依旧,但它

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基于狭隘的“自在自然”,而是“人化自然”出现了问题——同理,这些自然灾害往往也不存在那种“一发核弹带走”的直截了当的解决方式。因为出问题的并不是某个外来的单独因素(比如一枚不长眼的陨石),而是人类在改造原有自然系统时犯下的结构性失误。当然,在这些作品中,“逃”和“躲”这两个古老的法门也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意义,毕竟,当“天灾”的本质就是“人祸”时,人类要想逃避它们,并不比用双手将自己举离地面更容易。

纵观历史,幻想作品中展现的自然灾害,以及相应对策的变化,所显示的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和在自然空间内活动的自我认识的轮回:从无知、自以为不再无知,到认识自己的无知。就像万年前的先祖一样,我们仍然惧怕灾难,惧怕自己无力对抗灾难,唯一的区别是,我们惧怕的真正对象已经从作为外物的“自然”悄然转变成了自己。

或许,这也是轮回中仅有的差可告慰之处吧。

引你走上科学之路的10部科幻小说

幻魔方

武夷山

尼尔·史蒂芬森《编码宝典》

这部发表于1999年的作品描写了两拨假想的密码破译高手,第一拨活跃于二战期间,包括大名鼎鼎的阿兰·图灵;第二拨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他们建立了地下数据港,最终目的是帮助那些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目标的群体自卫求生存。

卡尔·萨根《接触》

小说主要情节是,研究外太空生命和地外文明的美女科学家发现了一组从宇宙中心织女星发来的神秘信号源,破解信号后发现,这是一个能够到达外星球的飞行器设计图。全世界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五人探险小组,邀请中国在内的五国科学家作为地球使者,对宇宙智慧的中心进行探访。小说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次接收消息、制作机器、穿梭黑洞抵抵外星系冒险探访的全部过程。

康妮·威利斯《领头羊》

这部长篇小说1997年曾获雨果奖提名。它和多数科幻小说的题材不同,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却极具哲思。书中具有科学特征的事物只有一样:结果无法预知的“混沌”系统。小说主人公桑德拉女士是一名科学家,以“时尚”为研究对象。透过故事中纷乱复杂的诸多线索,我们跟随主人公探索的脚步,最后才发现,类似于蝴蝶效应的初始条件,所谓的“领头羊”因素是引起混沌事件的导火索。

金·斯坦利·罗宾逊《2312》

《2312》假想了距今300年后的世界:太阳系

各行星成为拥有高度文明的人类定居点。量子计算机普遍应用,各行星城市已极度智能化,个人生活也与“酷立方”——一种高度集成的微型量子计算机——紧密相连。面对反叛的人工智能,来自水星、土星和星际调查局的男女主角联手找出幕后黑手……该书获得2012年星云奖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以对未来的宏大架构著称。在这部作品中,科学家的角色绝对是超级英雄。

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

在《一无所有》中,一位科学家建立了一种关于同时性原理的新物理学,基于这个原理,人们发明了一种新仪器,可以在不同时空之间进行瞬间通信。在科研的同时,这位科学家挣扎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无政府主义的星球,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地球。故事体现了勒古恩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人类应该往何处去?书中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明确答案。

特德·姜《软件体的生命周期》

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毕业于布朗大学计算机专业,之后从事软件行业。他迄今写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囊括了星云奖、雨果奖、坎贝尔奖在内的几乎所有科幻小说界重量级奖项。《软件体的生命周期》讲的是,一群人用智能“培训师”如何将数字实体从小培育到大——难点在于,不仅要使这些实体具有智能,而且要真的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他们,像照顾动物一样照顾他们。小说以此展开,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牵扯到的技术、道德、情感、认知、法律与伦理方面的问题。

戴维·布林《实践效应》

小说出版于1984年,讲的是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能够控制时空的设备,能够飞行到另一个类似地球的行星去。在那颗行星上,物体不会逐渐被磨损,而是越来越坚固。书中人物丹尼斯·纽尔解开了发生这一反常事件的秘密。

玛丽·布伦南《龙的自然史》

《龙的自然史》是“伊莎贝拉幻想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博物学家伊莎贝拉到处旅行,研究传说中的超自然怪兽——龙。一方面,她在龙类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另一方面,科学知识也帮助她和团队摆脱了次次困境。

玛丽·多莉亚·罗素《麻雀》

《麻雀》发表于1996年,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甫一出版,就获得克拉克奖等多个奖项。故事讲的是一群耶稣会士发现了来自外星的信号,他们像《接触》中的美女科学家一样,勇敢地去接触外星智能生物。在此过程中,他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结果发现,语言学知识同物理学知识同等重要。

乔纳森·莱瑟姆《当她爬过桌子的时候》

这个有趣的故事发表于1997年,说的是科学家们制造出了人工黑洞,一位科学家爱上了这个名叫“缺乏”的黑洞。书中不仅交代了黑洞是怎么产生,还交代了为什么这个黑洞只吞噬某些东西。

微科幻



解曼:他们两个人是亲自来的。他之前接通我们校庆办公室对外的共脑场域,表示一定要亲自来。他提供的个人信息比较杂乱,不善于整理。文字却非常考究。他果然来自语言文字盛行的时代。与他一起来的老人也是。老人坐在自动轮椅上。操纵轮椅的是老人佩戴的智能手环,都已经过时了。他陪伴左右,不时通过共脑帮老人调整轮椅。他们到达后没即时接入校庆办公室的共脑场域。仿佛从天而降的闯入者,不礼貌。他是用敲门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来了。我在场域中。正在外楼找那份作业的同事也在。

“解老师,我是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车乐格尔。这是我的同门师兄,2015级的王然。然兄在导师的通选课上当过助教,就是宣语院当年修的那门课。你们之前准备在200周年校庆活动中展示的那份最初提到‘信息核聚变’一词的课堂作业,我们知道在哪里……”

通过共脑,车乐格尔只传递文字内容。但他嘴里念念有词,好像真的在说话一样。他看上去只有40来岁,说话时始终保持微笑。我查过资料,他通过低温休眠技术沉睡了将近半个世纪。而王然已经是105岁的老人了。他岁数太大,早在信息核聚变发生时就不适合安装共脑了。他要和人交流,需要启动智能手环上的语言/信息翻译功能。不过车乐格尔在旁边,显然是想亲自当翻译。

“当年,然兄收到你们的短信时,我正在他身边。我们一起保存了那份作业……”

王然:我会说话,他们不会,结果我在他们眼里反倒像老年痴呆。他们才痴呆,能造出时间机器,可连句话都说不顺。

“我是你导师。我的手机停机了,临时用家里人的手机跟你联系。这学期通选课的作业你登完成绩后直接放到外楼207室。那里有图书馆废弃的柜子,原来是装图文书检索卡的。你找到装俄文理科书籍检索卡的柜子,最下层右边有个贴着10标签的抽屉。你把作业放到那个抽屉里。原因我以后和你谈。快去吧。”

2017年暑假前,小和我一起整理作业。那段时间导师生病住院,很多工作落到了我们身上。这种莫名其妙的短信直接被忽略了。晚上去食堂吃饭时我才说:今天好像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诈骗方式还挺匪夷所思的……

小车看了短信,晃晃脑袋沉思片刻。我突然想起他是学校科幻协会的成员。果然,他脑洞大开:该不会是谁的作业里有对未来构成深远影响的重要预言吧……

那他们为什么不亲自来把这份历史文物取走?也许时间机器没法把人送回去,只能送回信息。

未来人写的信息就这么蹩脚?也许他们已经不用语言文字了……

小车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我看着他。短暂沉默后,他说:好像真有一份作业,提到了一个词:信息核聚变……

解曼:短信是我起草的。共脑短时段普及引发信息核聚变。语言文字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出现严重退化。现在会说话写字的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就是。大概就像王然他们那时学小语种的学生。平时虽然用语言思维,却不会刻意组成连贯的句子。用共脑发送的信息也是这样。但给他们发短信得字斟句酌。

通过共脑可以看到同事在外文楼207室翻阅装俄文理科书籍的柜子。柜子长久被遗忘在那里。百年前的图书检索卡都在柜子里。最下层贴着10标签的抽屉里果然有那次通选课的作业。但没有宣语的。车乐格尔在共脑场域里指点我:文件盒里还有个信封。信上有言:一句话证明你不是电信诈骗。王然,2017.6.26。

接通校长办公室的共脑场域,我汇报此时情况。教育部和时管委的官员也都在场域中。不能送人送东西到过去。往过去发送电信号(短信)也要向时管委请示批复好几个来回。要把历史干扰降到最低,时管委的办事原则。

车乐格尔的共脑意外接了进来。我听到王然在抱怨:“写得那么差,时管委的领导都能批下来!”……车乐格尔笑着低声安慰他。然后,车乐格尔在共脑场域中插入信息:“我申请跨时空通话。我清楚地记得,收到短信两天以后,也就是2017年6月28日,我接到了未来的自己打去的电话,使我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王然这时安静下来。他好像听到了车乐格尔正插入的信息,思绪也跟着飞回到从前。真遗憾他没有共脑。

车乐格尔:我记得那天的我握紧手机听未来的我隔空喊话,声音响彻大脑。我们用普通话问好,接下来,自然而然地换成了这顿外语,那是外祖母对我讲的语言,我从小学会。

我会给我讲,21世纪下半叶,植入人脑的微型电脑(也就是共脑)完全普及。我会给我讲,通选课上的宣语同学在研发这项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预言了这项技术所引发的巨大变革。我会给我讲,宣语的那份课堂作业具有的独特的史料价值,以至于学校200周年校庆办公室不惜使用还不成熟的跨时空信息传递技术联系当年的当事人去寻找那份作业……

讲到这里,过去的我会表示,明白了,也会答应把作业放到指定的抽屉里。但是,我知道,过去的我和过去的然兄只是把别人的作业放到了那里,而宣语的作业你们想亲手保存到见证这些事发生之时,保存到200周年校庆之际。

见证未来的冲动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为此,然兄一直长寿到今天。也为此,我在低温休眠技术相对成熟时选择沉睡——要么在200周年校庆前醒来我,要么在然兄过世前醒来我。

挂断电话,跨越时空的因果链就此闭合。然兄看着我打开双肩背包拿出了那份我们一直保存着的作业,并借助共脑场域展示在更多的人面前。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